

【嘉湖漫笔】

一碗红烧羊肉里的江南

地域的差异或许会让风味在途中折损,但文化的根脉与情感的纽带却愈发清晰。

■孙贤龙

汶川大地震后,我奉命赴四川广元参加灾后重建工作。有年冬天,我带了嘉兴秀洲的洛东羊肉回广元给同事品尝,满心欢喜地交给食堂师傅,只叮嘱了一句:“辛苦蒸一蒸。”心里想着那浓油赤酱的汤汁,拌饭该是何等滋味。

结果取餐时,只见干爽的肉块孤零零地躺在盘里。原来师傅把羊肉直接放在蒸架上蒸,冷冻凝结在羊肉上的汤汁全部进了锅里。那一锅凝聚了江南水汽、桑柴火功与冰糖黄酒之魂的醇厚卤汁,在他看来,或许与涮锅水无异。后来我渐渐明白,那锅被舍弃的汤汁,恰似两种饮食文化的隐喻——一种视醇厚为魂,一种以清爽为本。我深切地感到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也养一方近乎执拗的味觉信仰。

于我,以及许多在杭嘉湖平原上长大的人而言,红烧羊肉绝不只是一道荤菜。它的香气,编织在了记忆深处的冬日经纬。

在海宁老家,它是席面上的“硬通货”。以前办红白喜事,只有高档体面的宴席才得一见,现在比较普遍。一般的是方块羊肉,更讲究的是“盘脚”,一只羊脚烧好后,正好放一盘,而羊蹄是翘楚,肉少而筋胶丰腴,形态又好,最是矜贵。

摆宴席烧红烧羊肉,以前的柴灶是用砖块专门搭的,后来是用铁皮桶改建的,现在则是一个钢铁定制的,可移动的,上面支一个大铁锅,下面用硬柴烧,是活火。烧制法是我国烹食文化中的传统经典技法。元末《易牙遗意》中记载了多种烧制的菜肴,其中就有“生烧猪羊肉法”。我们乡下烧红烧羊肉,未必看过这些菜谱,都是一代传下来的,也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

时代变迁,红烧羊肉从高高的礼坛走入寻常灶台。我家原来住在嘉兴建南公寓,小区的东北侧有个小店,专门卖新腌羊肉。我父亲在世的时候,冬天时不时去买上几块全家品尝。

又到冬天了。周末回家,刚走到楼下,我就闻到了熟悉的红烧羊肉的香味。推开门,那香味愈发真切,带着红枣的甜、姜块的辛,以及酱油与冰糖在热力下交融成的醇厚焦香,丝丝缕缕,从厨房的门缝里钻出。母亲正在灶前守着,锅里咕嘟咕嘟,羊肉、萝卜与所有滋味正慢火滚作一团。燃气灶的火,终究不似记忆里乡下柴灶那般噼啪有声、烈焰灼灼;可锅中那一片由母亲耐心等待而成的、翻滚的醇浓,其温暖与劲道,早已胜过世上所有的火了。

一碗红烧羊肉的变迁,从凭票供应的年节滋味,到菜市场里从容挑选的日常食材;从需要节省着用的柴火与酱油,到灶台上琳琅满目的

调料——这锅中风味的日渐丰厚与从容,便是最具体而细微的时代注脚。恰如一位先生所言,这滋味本身,便是“中国人生活史的一部分”。

在江南,这部生活史的风味,尤为绵长而富足。

江南人吃羊肉,历史悠远,这饮食习惯本身,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“北风南渐”。湖羊,如今杭嘉湖地区的绝对主角,其祖先正是宋室南渡时,随君臣百姓一同南迁的蒙古羊。这些北方的客旅,在太湖水网间“入乡随俗”,食桑叶,饮湖水,竟褪去了部分原有的膻悍,生出了肉质细嫩、膻味轻缓的江南品性。一块红烧羊肉里,便沉潜着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宏大叙事。

因此,江南的红烧羊肉,自诞生起就带有一种融合的智慧与精致的追求。它不像北方草原上的手把肉那般粗犷豪迈,而是将北地的厚实,点化在了南方的文火与浓油赤酱之中。在湖州练市、嘉兴澈浦、苏州桃源,这道菜被演绎到了极致。

在澈浦,老食客们讲究的是“早烧”——清晨四五点,踱进小店,要一块羊肉,斟一二两烧酒,跷着腿慢饮细品,海阔天空地“讲白相”,寒意在微醺与肉香中消弭无形。这碗羊肉,暖的不只是身,更是那份从容不迫的生活意趣。“世上千百件美事,无非饮酒;天下第一等佳肴,当数羊肉。”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为官时,曾到海盐澈浦品尝红烧羊肉,对此大加赞赏并挥笔写下此联。

而我最怀念的,是前年在新市蹲点调研时,特意起早体验的“早酒”光景。春寒料峭,天光未亮,镇上的小馆已热气蒸腾。大铁锅里,红烧羊肉“咕嘟”作响,浓香霸道地充满窄街。我学着店里老顾客的样子,要了一份红烧羊肉面,还要了20元一瓶的白酒。我和“皮夹克”坐一桌,听他们用方言聊收成、谈厂房出租,所谓的“民情民意”,便不再是纸上的词汇,而成了真切可感的生活温度。

如今,这碗羊肉所承载的,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与岁时节令。它一头连着千年文脉与个人乡愁,另一头,则深深嵌入了当代乡村发展的经济肌理。

小时候,农家养羊多为副业,“主要为取皮和积肥”,羊肉甚至是副产品。我家当年大多养两只,多的时候有三四只。有一年,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,两头羊羔诞生,好可爱。母亲囑我用箩筐背着去集镇的供销社卖羊皮。不多时,我拿着两张小羊皮换回来的十来元钱,背着剥了皮的羊羔回家。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揣着钱的喜悦,还是为小羊羔难过。

而今天,湖羊产业已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富民链。在湖州的长兴吕山乡,湖羊种业已形成“保种—扩繁—加工—销售—文旅”五大产业集群,串联起5.6亿元的年产值。优质种羊远销新疆、甘肃、四川等西部地区。一碗红烧羊肉,背后是从育种、养殖、烹饪到文旅的整条产业链,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路,吕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达到了5.1万元。

当我再回想起广元那碗被“蒸干”的羊肉,遗憾之外,更生出一份理解与从容。地域的差异或许会让风味在途中折损,但文化的根脉与情感的纽带却愈发清晰。红烧羊肉在江南的演变,是从“礼”到“俗”,再从“俗”到“产”的生动历程。这道古老的菜肴,正温厚地推动着碗碟之外的世界。它的未来,不止于唇齿之间的丰饶。

无论走到哪里,冬日里,我胃里那份关于温暖的记忆,总会准确指向故乡灶台上那一锅酱红色的、酥烂香浓的羊肉。那是一封无需邮差的家书,上面写着千年风土,写着时代变迁,更写着每一个江南游子关于“家”和“根”的、永不冷却的体温。(作者为在职公务员)

向奔跑时,我们也跟在后面狂奔。这一次,他们站在一片树林的边缘,周围的人群纷纷举起手机、相机进行拍照、录像。忽然一片秋叶飘落,三位乐手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这片落叶,女乐手歌声响起,他们为落叶而弹,为落叶而歌。一曲弹罢,观众爆发出的惊喜欢呼声还未停息,他们又来到树林对面,这一幕转场似乎令观众有些猝不及防。

曲终乐止,人群纷纷让道,他们扛着琴,像士兵突击般向前猛冲,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。戴耳环的男乐手一个急刹步定格,如雕塑一般,观众纷纷驻足等候,不知他们将冲向何方。忽然,他们一口气跑到灵水居门前的墙角,三人重新排兵布阵,眼神对望后很默契地弹奏,原本喧嚣的现场霎时转入沉静,轻松、悠扬的琴声如涓涓溪水流淌。

又一次收曲转场,一群人火速奔向灵水居内,我们随抄近路的人群成功进行了“包抄”。在一棵弯弯的树下,他们席地而坐,观众也跟着坐下来。

轻缓的乐曲响起,他们边拉边用眼神交流。空中传来一阵鸟鸣,他们停下演奏,望向天空,树叶摆动,我想,此时的鸟儿定是被他们的美妙乐声吸引来的。

随后,他们来到灵水居的河边,不停地交换着演出位置,动作轻盈又极富喜剧感,引发一阵又一阵笑声,笑声震落了树上的秋叶。

他们的弹奏任意随性,场地即兴切换,花草、树叶、湖水、路人、鸟儿、石头,甚至是一堵墙都会成为他们的演奏对象。他们的表演,轻松、沉静、幽默、诙谐、温暖,极富创造力,缱绻缠绵中仿佛空气都浸润着自由的味道,游客的心情也随着乐曲的高低起伏,深深地被代入、打动。他们演奏时的高度默契,引得观众一次又一次狂欢,此时此刻,现场的观众也似乎成了表演的一部分。我想,这就是音乐的神奇魅力所在吧。(作者为国企退休职工)

风声再起

风声再起,它吹拂的,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日渐稀薄的对“崇高”的感知力……

■张偶良

元旦前,我第十次收到麦家兄的签名赠书。沉甸甸的包裹里,是《风声》珍藏版套装:《东风》《西风》《静风》,还有一册未曾得闻的《顺风》。素雅封面如紧闭的窗,窗外是历史迷雾,窗内是人心深渊。扉页赠言让新年的暖意凝住:“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,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。”

麦家和我曾同着戎装,他赠我的书,我总一读再读,尤其是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谍战篇章。但这次不同——礼盒深处,静静躺着一本音乐剧《风声》宣传册。封面上,四个大字如战鼓擂动:《风声再起》。

这再起的风声,首先从纸页间呼啸而出。《风声》的精髓在其“复调”。一部小说,劈作三部,如同将一枚冰冷坚硬的历史水晶,置于三束截然不同的光源下。每一束光都照出一重面貌,投射一片阴影,讲述一种“真相”。麦庄那个绝望陷阱,那五个被“老鬼”疑云笼罩的囚徒,在麦家精准冷酷的笔触下被层层解剖。刀锋所向不是血肉,是人心;剥离的不是谎言,是包裹在谎言内核里,如钻石般纯粹且沉默的信仰。

李宁玉,那颗被重重谍影包裹的钻石,她在肥原的“心理识别”与吴志国的“酷刑指控”夹缝中,以密码学家的理性为甲冑,以赴死者的清醒为利刃,完成了一场无声而逻辑严密的自我献祭。她的“无情”——对生命的漠视,对情感的克制,恰恰成了“最深情”的注解:那深情不属于任何个人,而交付给了一个比生命更重的信念。阅读如聆听一场跨越时空的“风声汇报”,急促、断续,充满杂音。你必须调动全部智力去辨析拼凑。当最后一页揭晓,万籁俱寂,那穿越所有噪音抵达的清晰声响,竟是信仰碎裂又重铸时发出的冰冷璀璨的鸣响。

当我以为纸上的风声已在精神世界刮过千遍,再无新声时,《风声再起》宣传册打开了另一扇门。原来,风声有了旋律。

麦家称此为“从文学经典到音乐剧舞台的传承与新生”。总制作人兼主演阿云嘎的创作谈标题,则像一枚沉重徽章:《以乐为碑,致敬无名者》。文学是“说”出来的历史,冷静多义;音乐剧是要“唱”出来的灵魂,炽热直接。将《风

踏雪寻梅

朝思暮想着踏雪寻梅,竟让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在梦里了了心愿。

■梅园后人

雪落的声音,是从屋檐的冰凌开始的。

江南的冬,总在某个清晨突然褪去青灰。我推窗时,檐角的冰珠正簌簌坠地,碎成细小的银屑。远处的田野还裹在雾霭里,却已有白絮般的雪片,顺着风的方向,往青石板的缝隙里钻。这样的雪天,总让人想起古人词笺中的四个字“踏雪寻梅”,原是蘸着霜色写就的,带着唐宋的风,明清的月,还有千年未散的墨香。

“探春绕遍玉阑干,香暗冰痕展齿寒。”南宋王铢的竹杖敲在雪地上,惊起一串细碎的响。他怕梅花冻坏,竟呵着热气去掐那冻红的枝丫,指腹的温度透过雪层渗入梅蕊,倒像是文人与梅的一场私语。

元人叶颙更痴,云遮雾障看不见梅影,偏要“琼瑶踏碎知何处”,直走到月上孤山第一峰,靴底的白霜凝成冰甲,眉梢的寒气结成霜花,倒把“寻”字熬成了执念。

最难忘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的雪。芦雪广外,宝琴披着凫裘立在山坡,身后丫鬟抱着一

声》这样依赖心理暗战与叙事诡计的作品搬上舞台,何其大胆!舞台方寸之间,如何盛装文字构建的无边迷雾?戏剧线性时间,又如何复刻“一事三说”的时空折叠?

主创的只言片语泄露了天机。音乐剧并未笨拙复制小说结构,而是抓住了最炽热的内核——极端环境下,人性与信仰迸发出足以刺破黑暗的强光。

我尤为关注阿云嘎对龙川肥原的诠释。小说中,肥原是“猎手”,是冷酷的推理机器。而阿云嘎要赋予这个反面角色音乐的骨骼与血肉。当反派也被置于音乐的审视之下,正邪对立便不再是简单的黑白二分,而可能升华为两种存在逻辑的悲剧性碰撞。这正是“新生”,是舞台艺术对文学母题的创造性深化。

八位女演员分饰李宁玉与顾小梦。李宁玉的“冷”与“烈”,顾小梦的“娇”与“韧”,在八种不同的艺术灵魂里重生绽放。她们体会的,是角色在历史洪流中的孤独坚守,更是将这种坚守,通过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吐字、每一段咏叹,直接“钉”进观众心里。从被“阅读”到被“目睹”、被“聆听”,信仰的传递从智性认同蔓延为全身心共颤。

于是,我明白这“风声再起”的深意。它不再是单向度文学叙事,而是一场跨越媒介的壮丽合奏。原著是深广复杂的地基,是提供无数解读可能的密码本;音乐剧则是立于地基之上的辉煌殿宇,它用声音与形象,将密码本中最核心、最灼人的那句密电,以最大功率广播出去。它们彼此应和:小说为音乐剧提供思想厚度与叙事迷宫,音乐剧为小说插上情感翅膀与直击人心的力量。一动一静,一密一疏,相得益彰,共同将那个关于信仰、牺牲与智慧的故事,推向更广阔的心灵旷野。

合上宣传册,目光再度回到那四本小书。《东风》《西风》《静风》,还有《顺风》。风,从未止息。它在麦家冷静节制的文字间穿梭,在阿云嘎澎湃激昂的旋律中回旋,在八位“玉姐”与“小梦”的眼波歌喉里流转。它从一九四一年阴郁的表庄吹来,带着铁锈、血腥与梔子花纠缠的气味,一路吹过文学丘陵,登上音乐峰峦,最终寻求抵达——抵达每一个聆听者的心谷,在那里盘旋、叩问、扎根。

风声再起,吹拂的何止是如烟往事?它吹拂的,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日渐稀薄的对“崇高”的感知力,是对“信仰”何以能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追问。李宁玉们是无名者,但他们的故事,因文学而不朽,因音乐而重生。他们以无情成就最深情的史诗,而我们,作为后来者,在这再起的风声里,接收到的是一份跨越山海的、关于勇气与忠诚的密电。破译它,不需要密码学,只需要一颗尚未完全被喧嚣磨钝的、愿意相信的赤子之心。(作者为退役军人)



主办:嘉兴日报江南周末
市文艺评论家协会

瓶红梅,恍若仇十洲笔下的《双艳图》。大观园的雪是琉璃做的,梅是胭脂点的,连姑娘们的笑闹声都沾着梅香。这时候的“踏雪寻梅”,早不是文人的雅事,倒成了青春的诗笺:雪是背景,梅是注脚,一群少年在天地间写就的,是最清透的活色生香。

忽然想起蒲华。这位晚清海派画家号“胥山野史”,生性嗜酒疏放,画过许多幅《踏雪寻梅图》。他的笔下,文人总披着斗笠,拄着竹杖,脚下是没膝的雪,眼前是半开的梅。他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,曾独自一人踏雪上胥山探梅,作有“瑶天雪影照琼姿,珍重山村看几枝”的诗句。难怪看他画里的梅枝,总带着胥山的苍劲;梅瓣上的雪,又像极了南湖的烟波。

可我与梅的缘分,总隔着一层雪。儿时,离家不远的地方便是梅园,梅园里却是遍地的桑树。那时候冬花落雪极频,屋檐下的冰凌能垂到腰际,却从未见过梅花。少年时读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,总觉得王安石写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;读李清照“年年雪里,常插梅花醉”,又羡慕她能在雪落时折梅簪发。而如今什么梅都能够欣赏到,却少了踏雪这一环节,得来得容易却意境全无。

朝思暮想着踏雪寻梅,竟让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在梦里了了心愿。

梦境里,江南的雪来得迟,却下得稠。我裹着羽绒衣,踩着没踝的雪,去往放鹤洲。雪粒子打在睫毛上,模糊了视线,却清晰地听见一缕幽香——是梅!转过竹篱,那树红梅正立在雪地里,花瓣上凝着薄雪,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,红得透亮,白得清润。枝丫虬曲如铁,却在最顶端攒着星星点点的花,像是要把这冬的荒寒,都熬成暖色调的诗。

暮色渐起时,雪停了。我折下一枝梅,拥在怀里。那点寒香透过羽绒衣渗进来,竟比炭火更暖。忽然懂了古人说的“寻梅”,寻的从来不是梅的形,而是梅的魂。它是孟浩然骑驴时沾在衣襟的雪,是宝琴立在山坡时落在发间的梅,是王维问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时眼底泛起的乡愁,是郑燮写“檐流未滴梅花冻”时笔尖凝住的孤高。

风过处,远处传来谁的笛声。我裹紧羽绒衣,踏着积雪往回走。身后的梅树,又有新的花苞在雪被下悄悄舒展。原来最动人的寻梅,从不是刻意追逐,而是在某一刻,你与千年前的某个文人,某片雪、某枝梅,撞了个满怀。

雪会化,梅会谢,可“踏雪寻梅”的雅事,却在一千年的诗卷里、画轴里、词笺里,永远鲜活。就像我梦里怀里的这枝梅,花瓣终会褪成褐色,可那缕清芬,早已渗进了骨血里。原来我们寻的,从来都是自己的精神原乡:那里有雪的洁净,有梅的高洁,有文人的风骨,有对美的永恒向往。(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)

【我的年度人文瞬间】

追一场行走的音乐在乌镇，

他们扛着琴,像士兵突击般向前猛冲,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。

■王阿丽

2025年,在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期间,我与一群年轻人共追一场行走的音乐,可谓浪漫了一回。

那天下午,女儿和我逛到灵水居前,只见沿河边的台阶上站满了游客,河岸传来悠扬的琴声,但不见其人。我俩绕着密匝的人群外围转了三圈,也没个缝隙挤进去。失望之时,一位女游客很友好地往旁边挪了挪,让我俩站到了她的前面。踮起脚向左侧眺望,还是很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三名外国人组成的乐队,两男一女。

听身边的游客说,这个乐队叫“走调剧团”,他们手中拉的大、中、小提琴,是由一百多年前的乐器经他们亲手改装制作而成的。最吸引人的是铝制的提琴喇叭,可以随意转动方向。他们的演奏和风雨雨般温柔,时而似鸟语莺歌,时而如微风拂过秋叶。演奏完毕,他们准备收拾乐器,这时,一名乐手看到了一个睡在婴儿车里的婴儿,便调低琴音,三位乐手无需语言交流,非常默契地对着婴儿弹奏起来,天籁般的琴音似母亲的催眠曲,温柔、质朴、爱意满满。

“走调剧团”的演出时间固定,地点不固定,但都在灵水居附近。第二天,我和女儿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演出地点附近。当一群人向一个方

